

## 六 窘 境

这晚的聚谈使马吕斯深深受了震动，并在他的心中留下了愁人的黑影。他的感受也许象土地在被人用铁器扒开，放下一颗麦粒时那样，它只感到所受的伤，种子的震颤和结实的欢乐要到日后才会到来。

马吕斯是沉郁的。他为自己建立起一种信念，那还是不久以前的事，难道就该抛弃了吗？他对自己肯定地说不能。他对自己说他是不愿意怀疑的，可是他已不自主地开始怀疑了。处于两种信仰中，一种还没有走出，一种还没有进入，这是叫人受不了的，这样的黄昏只能使象蝙蝠似的人喜悦。马吕斯是个心明眼亮的人，他非见到真正的晴光不可，疑信之间的那种半明不暗的光使他痛苦。无论他是怎样要求自己停在原处并在那里坚持，他仍无可奈何地被迫继续前进，研究，思考，走得更远一些。这股力量将把他带到什么地方去呢？他走了那么多的路，才靠近，了他的父亲，现在想到也许又要离开他，便不免有些惶惑起来。来到他心头的思绪越多，他的苦闷也越沉重。他感到危崖险道已在他的四周显现出来。他既不同意他的外祖父，也不同意他的朋友们，对于前者他是心雄气壮的，对于后者却落后了，他承认自己在老辈一边或在青年一边都是孤立的。他不再去缪尚咖啡馆了。

在这心绪紊乱时，他几乎没有再去想人生中某些重要方面。生活的现实却是不肯让人忽视的。它突然来到他跟前，打了个照面。

一天早晨，那旅店老板走进马吕斯的房间，对他说：

“古费拉克先生说过他负责你的事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但是我得有有钱才行。”

“请古费拉克来跟我谈吧。”马吕斯说。

古费拉克来了，老板离开了他们。马吕斯把自己还没有想到要告诉他的种种全和他谈了，说他在世界上可说是孑然一身，无亲无故。

“您打算怎么办呢？”古费拉克说。

“我一点也不知道。”马吕斯回答。

“您想干些什么？”

“我一点也不知道。”

“您有钱吗？”

“十五法郎。”

“要我借点给您吗？”

“绝对不要。”

“您有衣服吗？”

“就这些。”

“您有些值钱的东西吗？”

“有只表。”

“银的？”

“金的。就是这个。”

“我认识一个服装商人，他能收买您这件骑马服和一条长裤。”

“好的。”

“您只剩下一条长裤，一件背心，一顶帽子和一件短上衣了。”

“还有这双靴子。”

“怎么！您不光着脚走路？多有钱啊！”

“这样已经够了。”

“我认识一个钟表商，他会买您的表。”

“好的。”

“不，不见得好。您以后怎么办呢？”

“得怎么办，就怎么办。只要是诚诚实实的，至少。”

“您懂英语吗？”

“不懂。”

“您懂德语吗？”

“不懂。”

“那就不用谈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我有朋友，开书店的，正在编一种百科词典，您有能力的话，可以为它翻译一些德语或英语的资料。报酬少，但也够活命的。”

“我来学英语和德语就是。”

“学的时候怎么办呢？”

“学的时候，我吃我这衣服和表。”

他们把那服装商人找来。他出二十法郎买了那身短命衣。他们到那钟表商的店里，他买进那只表，付了四十五法郎。“这不坏，”在回旅馆时马吕斯对古费拉克说，“加上我那十五法郎，这就有八十法郎了。”

“还有这旅馆的账单呢？”古费拉克提醒他。

“呃，我早忘了。”马吕斯说。

马吕斯立刻照付了旅店老板的账单，总共七十法郎。

“我只剩十法郎了。”马吕斯说。

“见鬼，”古费拉克说，“您得在学英语时吃五个法郎，学德语时吃五个法郎。那就是说，您啃书得赶快，啃那值一百个苏的银币得尽量慢。”

正当这时，吉诺曼姑奶奶——她其实是个见到别人困难心肠就软的人——终于找到了马吕斯的住处。一天上午，马吕斯从学校回来，发现他大姨的一封信和六十个皮斯托尔，就是说六百金法郎封在一个匣子里。

马吕斯把这笔钱如数退还给他大姨，并附上一封措词恭顺的信，信里说，他有办法谋生，今后已能满足自己的一切需要。而在当时他只剩三个法郎了。

关于这次拒绝，那位姑奶奶一点也没在他外祖父跟前提起，怕他听了更加冒火。况且他早已说过：“永远不许再向我提到这吸血鬼！”

马吕斯从圣雅克门旅馆搬了出来，不愿在那里负债。

-----  
youth整理校对

